



服部文庫  
117  
354  
8



117  
354  
8

呂氏春秋第二十四卷

高氏訓解

胡雲間

宋邦又

范廷啓

徐益孫

張邦瑩校



不苟論第四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

雖欲尊貴不苟爲也  
不如禮曰苟爲也

雖聽不自阿

雖言見聽當以忠正  
不自阿媚以取容也

必中理然後動

非

不移

必當義然後舉

非義不行也

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

所說

說猶敬也

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人主

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

同等

行其實則與

賢主有異

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主能刑殺之故曰有異也

異故其功名禍

福亦異

賢主受大福不肖主獲大禍故亦異也

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

而惡乎夫差

夫差惡子胥也

比干生而惡於商

商紂惡之也

死而

見說乎周

周武王說其忠也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

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

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

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

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

天下海內也千乘一國也

秦繆公見

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

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

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

宰謂膳宰

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

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

為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

殺之耻而西至河雍也

雪除也

秦繆公相百里奚

以百里奚

為相也

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

公孫枝秦大夫

公曰請見客子

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

子乎

相國百里奚也

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

事見客事也

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

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

而汝也

公孫枝

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

欽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也奚何百里奚歸辭公孫  
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  
此古人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  
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  
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  
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  
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  
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  
者也公曰子無辭却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  
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

此踈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  
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久謂避麗姬  
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  
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贊能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賢者以人以人之德  
也中人以人以人之  
力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任人以人之財賄也得十良  
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  
但十也故曰不若得一伯樂也  
得十良劔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為劔工得地千里  
不若得一聖人義與歐舜得臯陶而舜受之授用湯  
得伊尹而有夏民有夏桀之民  
也王天下也文王得呂望而服殷

商

殷紂之衆服從文王之德也

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

言得其用多不可數

也故曰豈有里數哉

管子束縛在魯

為魯所束縛也

桓公欲相鮑叔

以欲

鮑叔為齊相也

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

彼魯臣

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

傳乾時之役申孫之矢射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于桓公中鈞故曰不可

也其君公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

不聽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固必桓公果聽

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

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魯君許諾乃使吏鞞

其奉鞞革也以革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

齊境境界也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袂以燿火釁以犧

猥焉火所以袂除不祥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故以燿火袂之也殺牲以血塗之為釁小事不

用大牲故以猥豚也傳曰鄭伯使卒出生與之如國

如至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薦進也曰自孤之聞夷

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

告白也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予我管仲還走再

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廟也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

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

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也

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一作

不知修行不聞鄧楚都也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  
 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  
 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  
 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欲令孫叔敖隱也沈尹莖遊於郢  
 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日期思之鄙人有  
 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  
 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  
 尹莖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自知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準平繩直也欲知方圓則必規

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也故天子

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夫人故不能自知

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已也務在自知堯

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也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木也湯

有司過之士司主也主正也武王有戒慎之革召欲戒革者湯

其其輕猶恐不能自知猶尚恐之不能自知其過失也今賢非堯舜湯

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

而殺荆成王為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吳王智伯不

自知而亡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為越所破死于隧智伯為趙襄子所破死于高梁之東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無道為齊所滅中山亂男女

故曰而亡也

之別為魏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惠公為秦所虜趙括以軍降秦

坑其兵四十萬於長平也鑽荼麗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麗涓魏惠

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麗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

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敗莫大於不自知莫無范

氏之亡也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

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

之鍾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揜其耳也

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

過非猶此也此自揜其耳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

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

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任

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

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

文侯喜曰可反歟歟耶也謂任座可反耶翟黃對曰奚為不可

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遠其死座始尚在於

門始猶必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

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

黃則幾失忠臣矣微無也幾近也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

唯翟黃乎

當賞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

天以用也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

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產也人臣亦無道知主

主君也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加也主之賞罰

爵祿之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

力而以為用矣為君用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

不與賞不及也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

與敢問其說欲知也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

以為上賞教我以善疆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吾

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

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唐國晉國也勤勞之

徒則陶狐也欲不與三賞中也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

大夫也奉使來賜文公命聞之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

矣當先德而後力也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群賢不說自匿百

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曾孫惠公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為惑亂也公子連

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一名元

秦厲公曾孫靈公之子也右主然守塞弗入右主然

於小主為從文昆弟也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內公子連

疾去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則兩主矣菌改入



之苗改亦守塞吏也夫人聞之大駭小主夫人令吏

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皆曰往

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君謂公子

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雍秦公子連

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德茵改

而欲厚賞之德其入已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秦公

子之在外者衆衆多也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

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亡公子亡公子獻公以為

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及其罪不復罪也而賜茵改官大夫

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

秦爵也

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

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善有章雖賤

罰也此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

博志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

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

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

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使瘴疾

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稽其行驥一

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賢

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

言有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

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

愚不肖人為之任政事故使其君賢名不立福利不及後

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刑

傳曰火中而寒暑退故曰不能兩刑草與稼不

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

者木必庠

有覈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戴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不為之庠小也用智福

者無遂功天之數也

遂成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

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

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

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

孔子墨翟也甯越中牟人也知道術

之士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

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

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

復夢見周公

用志如此其精也

精微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

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

之也

史曰日精所學致無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

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

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

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

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

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

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甯越為師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

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

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

荆廷嘗有神曰爰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

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

矣發之則爰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

幽通記曰養由基睇而爰號此之謂也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

之痛悼也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

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

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

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

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甯越尹儒也觀

也示

### 貴當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繇用治物者不

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飭也君侯也治君者不於

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

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

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

鵠聚狸處堂而衆鼠散窺見也散走也衰經陳而民知喪寧

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

修其仁義之行故天下順

從之也

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

慢易也

豈待其言哉君子

審在己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

遺猶失也

聞於國

國人聞之也

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

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

此者其家必日益

益富也

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

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

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

吉善也

觀人主也其朝臣多

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

交俱也

如此者國日

安主日尊天下日服

服其德也

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

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

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

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

就成也

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

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為也為之而智日得

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

待

志古也

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

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

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

無以買狗也

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

之獲常過人矣

過猶多也

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

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  
殊也殊異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  
以為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為不可弗為以為可故為  
之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萬倍也

呂氏春秋卷二十四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五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似順論第五

似順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

倒逆也

有知順之為

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

化道也

至長反短至短

反長天之道也

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

冬至極短過至則長故曰至短反長

也天道有盈縮之數故曰天之道也

荆莊王

莊王楚穆王之子也

欲伐陳使人視

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

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

寧國楚臣也夫陳小國也

而畜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

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

陳曰伐而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言取易也

子仁且有勇成于田常也越人與師誅田成子曰奚

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齊簡公而取其國也田成子患之完子請

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

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

疑焉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

死之臣蒙耻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

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

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

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

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聽博則達義學博則達道

也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尹鐸者趙簡子家臣也晉陽簡子邑

為治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

寅與范吉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權伐趙簡子圍之晉陽所作壘壁培

埋也簡子不欲見之故使尹鐸平除之也鐸往而增之增益其壘壁令高大也簡子

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噫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

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

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鄰良也私惟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

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兼或作謙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况鐸歟容說也况鐸為賢人也君其圖之圖議也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過失也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太上上德之君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盖濁世矣更革也變革不循危亡之迹雖未至大賢尚足以盖濁世專欲之人也簡子當此簡子之行與此相值也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悞過而惡聽諫於不知而矜大於自用悞過惡諫固敗是世主之大病也者危敗則滅亡耻但慙辱耳故無大於危者也以至於危耻無大乎危

別類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合藥而服愈人病故曰益人壽也萬董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為蹇蹇疆也言水漆相得則疆而堅也溼之則為乾乾燥也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火熾金流故為淖也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漆得溼而乾燥金遇燔而流淖皆非其類也故曰不必可推知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大智知人所則以三隅反小智聞十裁通其一故不可以為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

我能起死人

淮南記曰王孫綽

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

治

作為為亦治也

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

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

以為全者也

半謂偏枯全謂死人也

相持

一作劍者曰白所以為

堅也黃所以為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

曰白所以為不物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

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鏃堅則折劍折且鏃焉得為利

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

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

無別矣

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不肖故堯桀無有所別也

此忠臣之所患也

患憂也

賢者之所以廢也

不見別白黑故廢棄也

義小為之則小

有福大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

亡也

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亡國故曰小有之不若無也

射招者欲其中小

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謂剖微不失毫分射之工也射獸欲其中大者得肉多故以中為工也射則同也中之小大異故曰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

塗其上必將撓

高陽宋邑因以為氏應名也或作高雅宋大夫也家匠家臣也撓弱曲也

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將必敗

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

也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



不合事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

實者也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騫綠

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西

旋疾及夕日入於虞淵之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

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

而興制不事心焉

### 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

可欺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

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昏闇也則人

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

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戶季子堯時諸侯也季子曰堯

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已堯也是以

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私邪也季子曰

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

不衣裘非愛裘也爰有餘也冬不用簞簞扇也非愛簞

也清有餘也清寒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

也節已雖貪汗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疆

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為也有所通則貪汗之利外矣外棄

也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

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之弟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

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人主謂俗主又不能行也唯通乎

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

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道而萬物治理矣使人不能執一者

物感之也感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

通道之塞悖繆累塞四者所以為人病也唯執一者能解去道之塞不壅閉也貴富顯

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居故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者不節所以惑人心者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節所以為

德累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適難使不通

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此四六者皆得其適不傾邪蕩動於胷臆之中則正矣詩云靜恭爾位正直是與此之謂也正則靜靜則清明

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虛者道也道尚空人能行之亦無不為也

分職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桀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

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

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

也君執一以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

其能疆能以其為疆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

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此者雖舜之聖不

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武王之於五

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

武王取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

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

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嬴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

也王臣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

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故曰知乘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

酬歌舞鼓瑟吹竽一作歌舞明日不拜樂已者拜謝也樂

已者謂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

於此有似於主人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

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

匠奚故奚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

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

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就成不知規

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察猶人主

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

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國家之所

以危危下也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

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

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

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

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鄆與岐周而天下稱大

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通達也白公勝得荆國殺令尹子

而得荆國也西司馬子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

矣石乞白公臣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文

不能不能焚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楚葉

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

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

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

臬之愛其子也臬愛養其子于長而食其母也衛靈

公天寒鑿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

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

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

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

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今罷之福將

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

魯哀公十四年春

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也今將令

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

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

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

則又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

之至也抵當也

處方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

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

而長不簡慢矣悍克也辟邪也簡惰也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

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為民用也故異

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言同異更相成同異之分貴賤

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

亂人以亂在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儀望也睇望毫

堵牆之大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睇毫髮寫人貌儀

易貌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本不審雖堯舜不能

以治本身審正也身不正而欲治故凡亂也者必始

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

小後大也本謂身末謂國也治亦然未聞

身亂而國治也故曰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未

霸虞公貪璧馬之賂不從其言為晉所滅故向犇處

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向犇紂之太史令也紂不從其言而犇周暮年

而滅紂周武王用其謀而王天下也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犇

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不治自取滅亡也其

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

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君身正而治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言

為君治理分齊令章丁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篋

將而拒之拒一作應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

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趣督也刻亦急也章子對周最曰殺

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

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

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迫也有

芻水旁者告齊候者候視也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

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

見章子章子甚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

殺唐篋章子可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

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適猶等也

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選間猶選頃也曰鄉者鞞偏

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

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選間猶選頃也曰鄉者鞞偏

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

詰車令也詰讓也各避舍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

由也由用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

若衡石為方園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

巧而不足法者以其不循規矩故也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

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一作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為

先王之所舍也舍而不為也

### 慎小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上君也尊則恣

恣則輕小物小物小事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

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

能為所怨不能為之竭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方非

何能愛也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

好善也惡惡也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孔穴容螻蛄則潰漏

竅決至於漂沒間邑溺殺人民也突洩一煙而焚宮燒積竈突煙洩

炎上燒人之宮室積委也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教令不當為失

先登之心而懷犇比之志故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

為後世笑主過一言猶將失一令故國殘亡惡名著

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林父孫文子也鴻集于囿

虞人以告畜禽獸大曰苑小曰囿虞人公如囿射鴻

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也來不釋皮冠而見二

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傳曰衛人立孫剽孫

立公子黜復誤矣按衛世家公子黜乃靈公之太子

蒯聵之弟也是為悼公於獻公為曾孫也焉得立之

乎衛莊公立欲逐石圃莊公靈公之子蒯聵也石圃

圃不欲納之故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

者也侍者曰戎州也戎州戎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

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

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此小物不

審也審慎人之情不履於山履躓顛而履於垤垤蟻

蟻封卑小人輕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

群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且之網是

也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

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

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僨僵也長大明日日

晏矣莫有僨表者莫無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

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必往

僨表來謁吳起謁告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

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

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僨自

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吳起賞罰不欺賞罰信乎

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言非獨信



罰以成事故使秦人不  
敢東向犯盜西河也

呂氏春秋第二十五卷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徐益孫 張邦瑩校

士容論第六

士容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服然不

儼若失其一一謂道也能柔堅虛實之士其狀貌服

傲小物而志屬於大傲輕也輕略叢脞翳篋之事似

無勇而未可恐未可恐以非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

害很貪獸也所搏執堅固橫猶勇敢臨患涉難而處

義不越越失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南面君位也孤

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亦處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

義而已不以奢侈貴大也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海外四海之外而欲服之化

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廣大也節物事也行事甚高

細小之利不恃賴之也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耳目視聽禮義是則故能遺棄

定於一世也流俗可與大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輕富貴甘貧賤德行尊

理而羞用巧術尊重道理而行羞以巧媚自榮衛也寬裕不訾而中心

甚厲不訾毀敗人也甚厲至高遠也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為物動唯義

所在不妄屈折也此國士之容也容猶法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

假以賢取鼠之狗一本作其鄰借之買鼠狗借猶請也謂善相狗者買取鼠之狗也

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

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桎誠也著足曰桎著手曰

桎狗乃取鼠一本作狗則取鼠矣夫驥騫之氣鴻鵠之志有諭

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

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不言之言以道化也客有見田

駢者田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

辭令遜敏遜順也敏材也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也客出田

駢送之以目視以目送也而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

白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客所弇歛士所術施也士

所弇歛客所術施也術者當作述刻者誤客殆乎非士也故火

燭一隅則室偏無光燭照也偏半也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

必不長長大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良善志也

必不公公正也不能立功立成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為

至好得厚斂也惡予悛畜也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

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山之玉燔

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陵上之木鴻且淳淳乎

大皆天性也君子天性純故以此為喻也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化教也常畏而奉之不肯自足其智思以事必問詳而後

行之也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撲乾乾進不倦也

慎也心甚素撲精潔唐尚敵年為史史國也其故人謂

唐尚願之故入者唐尚知舊也以唐尚明習天以謂

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

不信也不信其羞為史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

以與一作伯陽見梁惠王也解邯鄲圍也以與伯陽

以伯陽邑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閒其故人

為其兄請請於唐尚欲仕其兄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

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

而信此愚者之患也可信謂唐尚羞為史不可信謂

可得也而信為可得故曰不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

為君雖有天下何益不能自遺其貪欲之情必故

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從

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

傳位于賢以于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  
不肖不可子也微求也矜大也以國予賢則與子孫  
其實也不肖子其國必滅亡故曰反其實也

務大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

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俗主之佐其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

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

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

辱也逾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驚爵爭善處於一

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自以為

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

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

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

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

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

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

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

言相須也細大賤貴交相為贊贊交更也然後皆得其所樂

樂願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嗣君

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王者萬乘

故願以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

受教也君之賢為王術若烏獲之力以舉一斤言其易也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

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周分為二東周之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

學所以安周也以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

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此仁與義也

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然仁義必安

之本也故曰以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

君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公即位問瞻所行之義信不

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

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賢臣之言不死亡也故被瞻之不

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若無道臣不能正乃死耳被瞻言聽道行不死

不亡故曰賢乎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

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

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

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

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 上農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

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

境安主位尊尊重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

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  
 則死其處居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善令不  
 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  
 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  
 無有居心居安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  
 多詐則巧法令巧讀如巧智之巧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  
 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  
 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故曰皆  
 有功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啓蟄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  
也孟春紀曰王布農事今山舍以教民尊地產也地產  
東郊故農民不得見于國也

嘉穀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  
 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力任其力也効其功也是故文  
 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貿易也  
 此聖人之制也制法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也非  
 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也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  
 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  
 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  
 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娶妻嫁女享  
 祀不酒醴聚衆禮取婦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衆也  
 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

苟非同姓苟誠也農不出御御妻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

與姓之女不出閭邑而嫁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

出猶指也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

耕渠溝也農不敢行守其疆也賈不敢為異事異猶為害也

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伐斫澤也

人不敢灰僂燒灰不以時多僂絜網罟罟魚也不敢出於門罟

不敢入於淵罟獸罟也詩云肅肅兔罟魚澤非舟也

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舟虞主也若民不力田墨乃

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則法也失毀

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

攻噐賈攻貨攻治也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

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牝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

以繼樂繼續也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厲摩也

因胥歲不舉銓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

談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不敏也

任地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窒為突乎窒容汗下也突子能

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潤也子能使吾士靖而畊

浴士乎士當作土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

毋淫乎注延生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

也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

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謂也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

多沃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

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

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樂樂言羸瘠也土亦有瘠土急者欲緩緩者欲急謂急者

也故欲急和二者之中乃能殖穀溼者欲燥燥者

欲溼溼謂下溼近汗泉故欲燥燥謂高明曠乾也上田

棄畝下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

土必得大草不生草穢也又無螟蟻螟或作騰食心曰蟻食葉曰蟻兗州

謂蟻為騰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年也是以入之耜

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

耕廣六尺為畝五尺為剛遼西之人謂之培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度制也其耨

六寸所以間稼也耨所以耘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地可使肥又

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熟則肥肥即得穀多不則瘠瘠則得穀少故曰可使也人

肥則顏潤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

色潤澤草諱大月大月孟冬也冬至後五旬七日菑始生菑

也菑柔草諱大月大月孟冬也冬至後五旬七日菑始生菑

蒲水草也冬至後五十七日而挺生菑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

傳曰土發而耕此之謂也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薺亭歷

麥熟而可穫大麥旋麥也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菜名也



而樹麻與菽樹種也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

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凡草庶草也日中春分也衆

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而從事於蓄藏藏之於此告民究也畢

也刈麥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五時五行生

生謂春夏種稼而生也見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

死謂秋冬獲刈收死者也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祭土

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之道也故曰不與民謀日瘞

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

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

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一

日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也慕思當

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使其民而邾之邾逆也民既

邾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

民乃逾處種稂禾不為稂種重禾不為重晚種早熟

晚熟為重詩云黍稷重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

稂植稗菽麥此之謂也食之少氣力故故粟少也

辯土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埴壚地也為其寡澤而後枯

言土燥必厚其鞫厚深也為其唯厚而及餒者餒或絀

之堅者耕之澤其鞫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

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剛小畝為青

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  
 苗相竊也弗除則蕪蕪穢也除之則虛無動根則草竊之  
 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  
 而無獲者獲或作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  
 稼乃多蓄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  
 則儼儼什高培則拔培田側也寒則雕雕不實也熱則脩脩長也  
 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不不俱生而俱死虛  
 稼先死虛根不實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  
栗詩云實穎實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易讀如  
栗有邵家室也不知其稼之䟽而不適也䟽希也不知其田之際也中適也

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  
 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廣以平眵欲小以深下得陰  
陰溼也上得陽陽日也然後成生成皆也稼欲生於塵而殖  
 於堅者殖長也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䟽於其施土無  
 使不足土壤也亦無使有餘餘猶多也熟有耰也耰覆種也必務  
 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其施土也均  
 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也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根  
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分別也莖生有行故邀長  
 弱不相害故邀大邀疾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  
 通其風行行也夫中央中央帥為冷風夫決也心於苗中  
央帥率也肅冷風

以搖長之也夫或作使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始生小時欲  
其長也欲相與居相依助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  
也傷折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族聚凡禾之患不俱生  
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粃不成是故  
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境  
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獨肥而扶疏則多粃根迫也境而  
專居則多死專獨不能自蔭潤不知稼者其耨也去  
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  
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壤深不能自達薄土  
則蕃輻而不發壙埴宜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

事得

審時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必穗  
稼就而不穫穫得也必遇天菑菑害也夫稼為之者人也  
為治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  
之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疎也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  
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根也莖疏  
穡而穗大穡禾穗也其粟圓而薄糠糠言米大也其米  
多沃而食之疆疆有勢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  
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芽奪稔米而不香奪或作奮寧後

時者莖葉帶芒而末一作衡穗闕而青零而先落

多糝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

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香美也噉讀如餽厭之餽

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葉葉

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

香小米故厚糠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

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

不益益息也益一作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對等也短稠

短穗多糝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

多糝庭辟米不得恃辟小也恃或作待定熟印天而死得時

之麻必芒以長踈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

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得時

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

蕃實二七十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

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齧其英芒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

葉疏節小英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

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

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肌或作肥澤且有力如此者

不蛔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肘動蛔蛆而多疾肘動

病心肘讀如痛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

動

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

興昌也

失時之稼約

約病也

莖相

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

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

一作以為食

得時者忍饑

忍猶能也

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

氣力也百章感也

日食之

百日食之者食之百日也

耳目聰明心意睿智

睿明也

四衛

變彊

四衛四枝也

歟氣不入身無苛殃

苛病殃咎

黃帝曰四時

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終



